

唐人的四时衣物

陈诗宇 撰
王非 绘图

「时服」者，本朝流行时兴之服装，又以四时而略有不同，是日常使用最多的服饰，往往被视为一个时代服饰的代表。

唐人时服男装为圆领袍靴，女装为裙衫帔子，

但其具体的构成与搭配方法我们却不尽然了解。

一套完整的服饰，至少包括首服、身服、足服、佩饰四部分，

其中的身服依据不同情况，又可能包括穿在外的衣裙，

穿在内的中层衣、内衣等层次，总数不少，而非仅仅一件衣物而已。

唐代服饰按不同场合而有祭服、朝服、公服、公事服、常服、日常服之分，其中属于礼仪性场合的祭服、朝服、公服等，作为国家礼法的象征，是律令规范的重点，也是舆服志、礼仪志不厌其烦详细记录的部分，所以其组成部分和搭配方式相对明晰。但常服以下的日常服饰，则少被礼法记录，主要出现在禁约敕令中被提及其面料、纹样、服色等。

另一层面的唐代世俗文献中，却保留了丰富的日常衣物原始资料。我们通过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文书中的随葬衣物疏、功德疏、资装簿、点检历、质库帐，法门寺及日本奈良时代诸寺院文书中的资财帐、请用帐、献物帐等衣物清单，各种要用杂字类书、释名音义书等「同时资料」，结合《唐六典》等文献，唐代诗词、小说、笔记等文学作品中的服饰描写，还是可以基本窥知唐代日常衣物的具体称谓、面料色彩、使用情况。若通过文书中的尺寸和构件描述，对照文物图像、出土实物，还能还原其基本结构。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二十九号墓曾出土一件《唐咸亨三年（六七二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里面登记了大量当时为修功德所布施衣物，其中包括男装与女装两部分：

黄绸绵袍一领、黄布衫一领、帛布衫一领、帛绸绫半臂一腰、生绉长袖一腰、帛练汗衫一领、帛练袂袴一腰、帛练单袴一腰、帛练裤一腰、鞮鞢靴一量并毡、两色绫接鞢一、细丝袜一量、罗縠头一枚、丝巾子一枚、熟铜绞腰带一、沉香霸刀子金口一。

肉色绫袂衫子一领、紫绉绫袄子一锦褙、绿绫袂帔子二领、绯罗帔子一领、紫绫袂裙一腰、墨绿绉绫裙一腰、紫黄罗间陌腹一腰、五色绣鞋一量、墨绿绉绫袜一量锦鞢。

以上均为阿公日常所用衣物，并包括「新妇为阿公布施」者，几乎囊括了唐人四时衣物的所有种类，可知唐代冬夏所需日常服，如男装便包括袍、衫、半臂、长袖、袄子、汗衫、袴、裤、鞢头、巾子、鞋、靴、袜等种类。下面我们就大略以此谈谈唐代男女日常衣物的种类与四季搭配方式。

一 男服

袍·衫

「袍」指有里子的夹衣，冬可絮棉，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外衣。圆领、窄袖、右衽，领口和前襟各有一枚扣袷系合。「衫」则是单衣，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衫，单衣也。」袍衫属长衣，长度一般在小腿至脚面之间，唐颜师古注《急就篇》：「长衣曰袍，下至足跗。」正式的袍衫不开衩，膝下用一整幅布接成一圈横襕，又可称为「襕袍」(图二)、「襕衫」。成书于奈良初期(八世纪)的汉语辞书《杨氏汉语抄》中即称「袍」为「着襕之袷(夹)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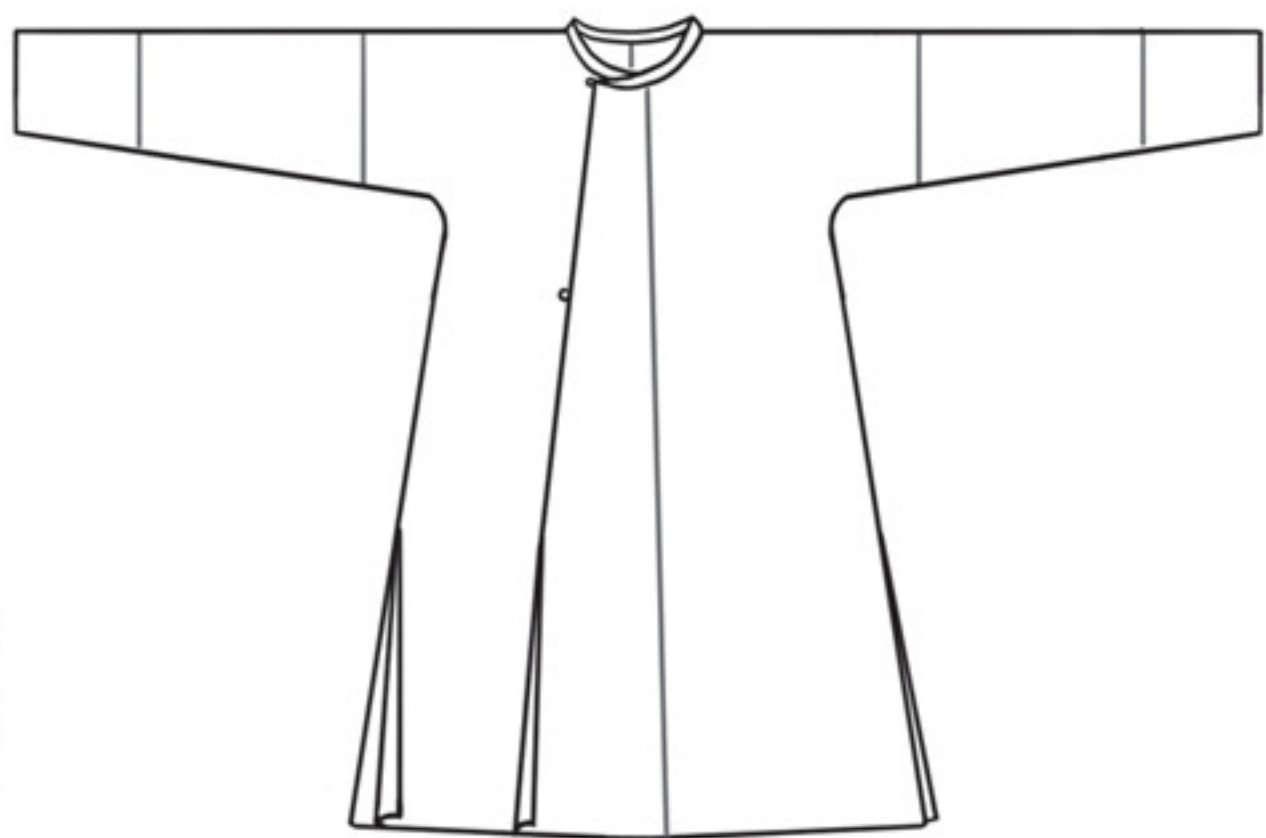
袍下加襕，史书多有记载。《隋书·礼仪志》称「宇文护始命袍加下襕」，《新唐书·车服志》称「太尉长孙无忌又议，服袍者下加襕」，有附会古深衣衣裳相连之意。襕袍在隋唐进入官员常服制度，有唐一朝，其面料、颜色、纹样的规定都是服制反复调整的重点。唐代壁画、陶俑中，文武官、内官着襕袍的形象很多，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一件蓝色菱纹圆领罗袍，即标准的唐代襕袍。

此外另有一种袍衫两侧开衩，称为「缺胯衫」^{（图二）}，是「从戎缺胯之服」^二，同时「庶人服之」^二，为唐代军士和庶人所常用。日本平安时代的束带装束，也以开衩与否（阙腋、缝腋）区分文武官。因为便于活动，缺胯衫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逐步取代了襴袍衫的功能，到宋明成为真正的「常服」样式。而襴袍的地位则上升为更加隆重的大袖「公服」。

开衩袍衫在西北地区唐以前墓葬中屡有发现，如新疆尉犁县营盘墓地、楼兰城北壁画墓所出土者。正仓院藏有大量时代大约在盛唐的缺胯袍衫，南仓第一号「大歌袍」^{（图三）}，墨书天平胜宝四年（七五二）大佛开眼会时所用，以绿双龙联珠纹绫为表、白絁里，两侧开衩高五十五厘米，便是其中的代表。



图一 襴袍



图二 缺胯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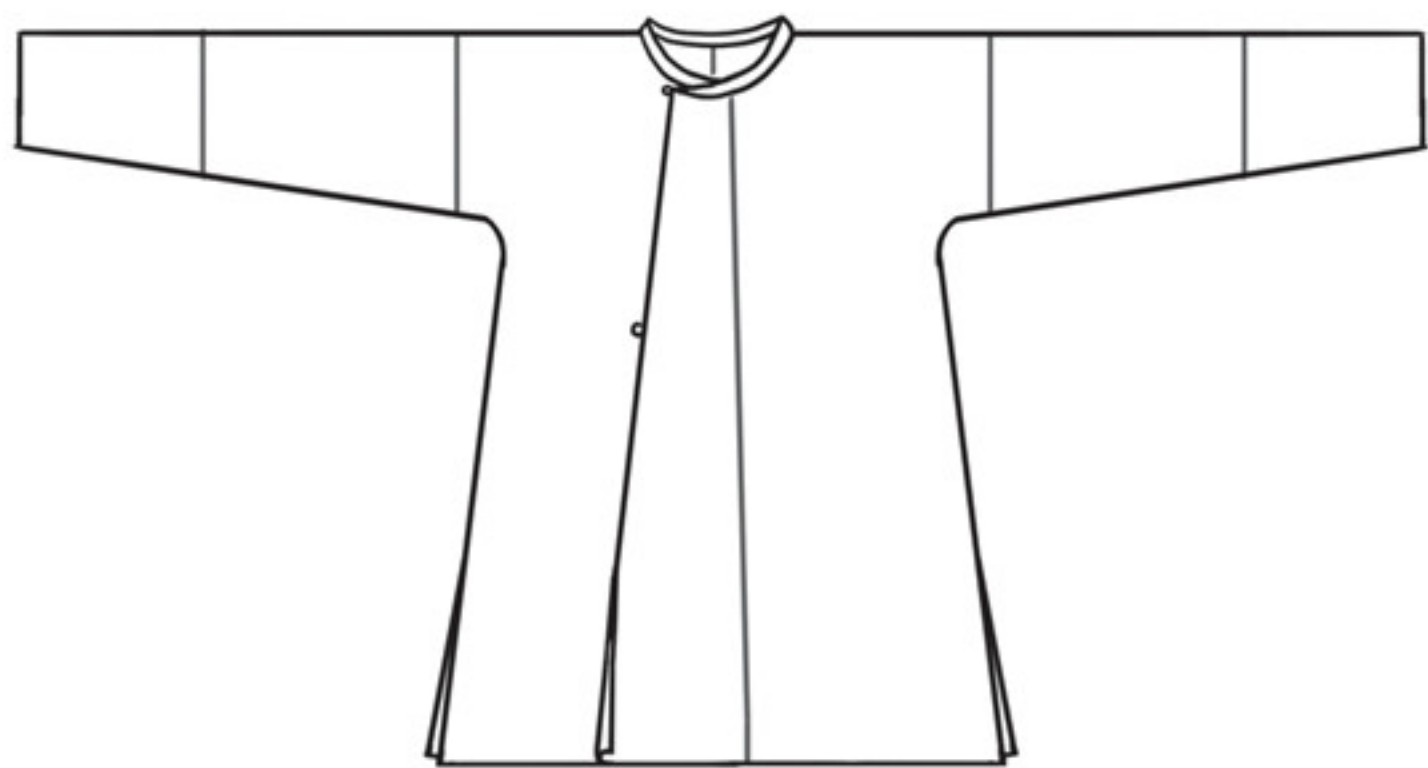
图三 大歌绿绫袍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衣长一四一厘米 通袖长二三〇厘米

一 《通典·卷六十一·礼二十一·君臣服章制度》：「开元四年二月制：军将在阵，赏借绀紫，本是从戎缺胯之服。」
二 《新唐书·卷二十五·车服》：「开胯者名曰缺胯衫，庶人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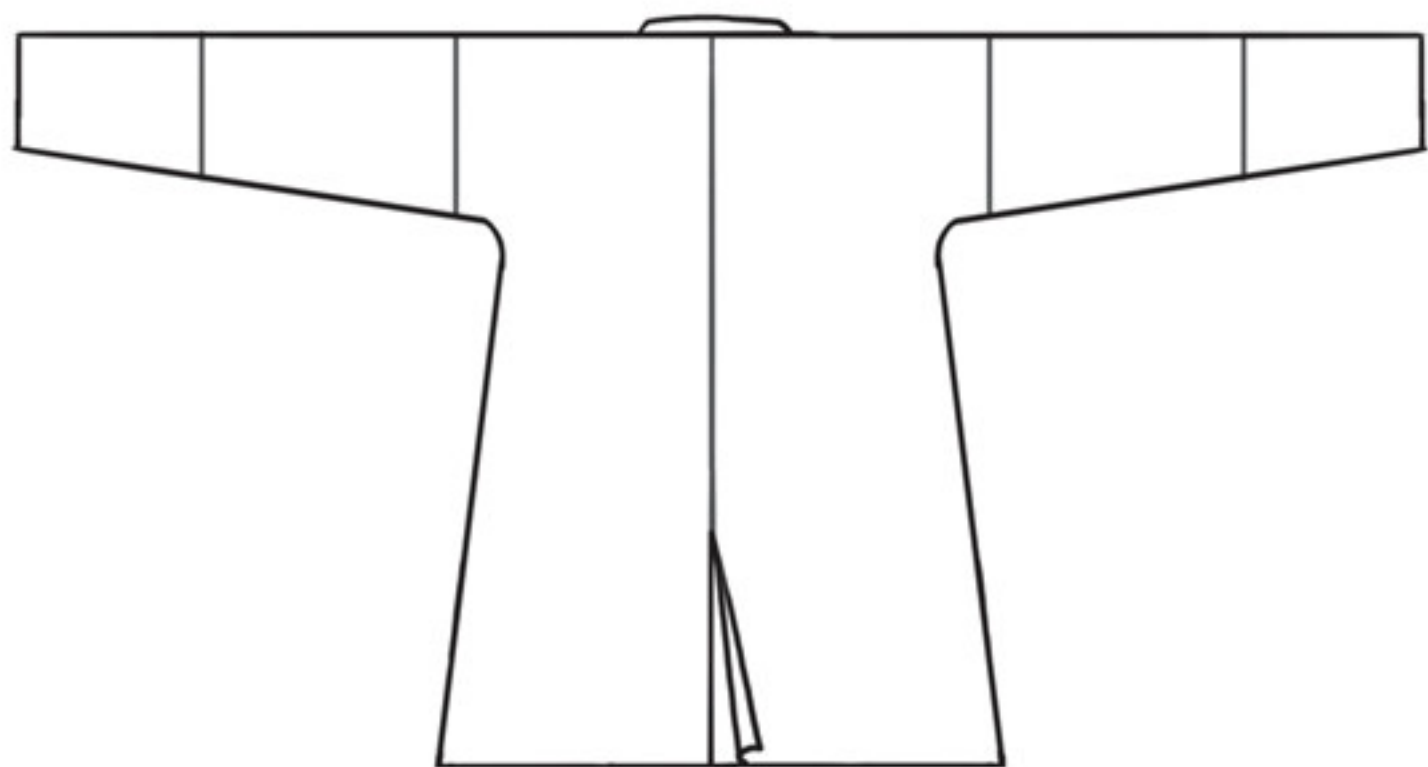
袄子

「袄子」(图四)一般指为不带襴的夹衣,长度较袍衫为短,可絮棉。中唐《一切经音义》释「袄」:「复衣也。有绵、夹、大、小之异也。」《唐六典》中称时服「冬则袍加绵一十两,袄子八两」,日本奈良时代的古文书中大量的衣物供给清单,详细记载了各种衣物的用料情况,其中绵袍一般用布六丈,绵一屯半;袄子则用料四丈五尺,绵一屯^三。可见袄子用料一般在袍的七成左右。正仓院实物中墨书「袄子」者,长度也仅在八九十厘米左右,大约及膝。

《旧唐书》提到北齐有「合袴袄子」,或即指北朝文物所见不开胯之短圆领袍。唐代袄子常见为两侧开衩,即「缺胯袄子」,唐代壁画、陶俑中的侍卫、仆役、农户往往都身着两侧开衩的袄子。初唐开衩尚仅及膝上,随着袍袄的普遍增长,盛唐之后开衩均上升至腰部。另外还有「开后袄子」(图五),即后身开衩,实



图四 缺胯袄子



图五 开后袄子

^三 此例见《大日本古文书·卷五天平宝字六年》,奈良文书中涉及具体衣料者数目巨大,但同时期同类服饰尺寸比例大体一致。



图六 唐 敦煌莫高窟十五窟壁画（局部）
穿白色翻领缺胯袄子的男子正在套穿一件紫红襦袍

例可见中国丝绸博物馆所藏一件花绫圆领，身后正中开衩高近五十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一件阿斯塔那古墓出土胡人俑，其身着袄子身后也开短衩。开后袄子为军戎常用，普通百姓也用之，一度还因戎庶无别而被禁止，「坊市百姓甚多着绯皂开后袄子，假托军司。自今以后，宜令禁断」^四。

袄子可作为军庶外衣，但通常多是穿于袍衫之内作为衬衣，或者冬衣，即《新唐书》所说的「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小袄子」，敦煌文书中的士兵冬春衣清单中，也隔年发放一件袄子。莫高窟十五窟壁画便描绘一位身穿白色及膝缺胯袄子的男子正在套穿一件紫红襦袍（图六）。

半臂·长袖

唐人在袍衫之内，常常还会穿一件「半臂」^{（图七）}。顾名思义，半臂即短袖或无袖上衣，交领、腰下接襖。与襖袍不同的是，半臂之襖通常为异色，并且自腰而下至膝，形似短裙。唐代衣物账中提及半臂时常记录其襖，如「帛绫半臂一，碧绫兰（襖）」^五、「半臂一，表白地甲纈，里白纈，襖并绪云间」^六（绪为带，云间为一种锦纹）。另外因为半臂带腰襖，其量词有时不用「领」，而用「腰」^七。敦煌莫高窟一

四 见《唐会要·卷七十二·军杂录》。

五 见敦煌文书《癸酉年（七九三年）沙州

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页二五五二），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六 见宝龟十一年（七八〇年）《西大寺资

财流记帐·唐乐衣服具》，日本京都大

学附属图书馆所藏。

七 如前举《唐咸亨三年（六七二年）新妇

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帛绫半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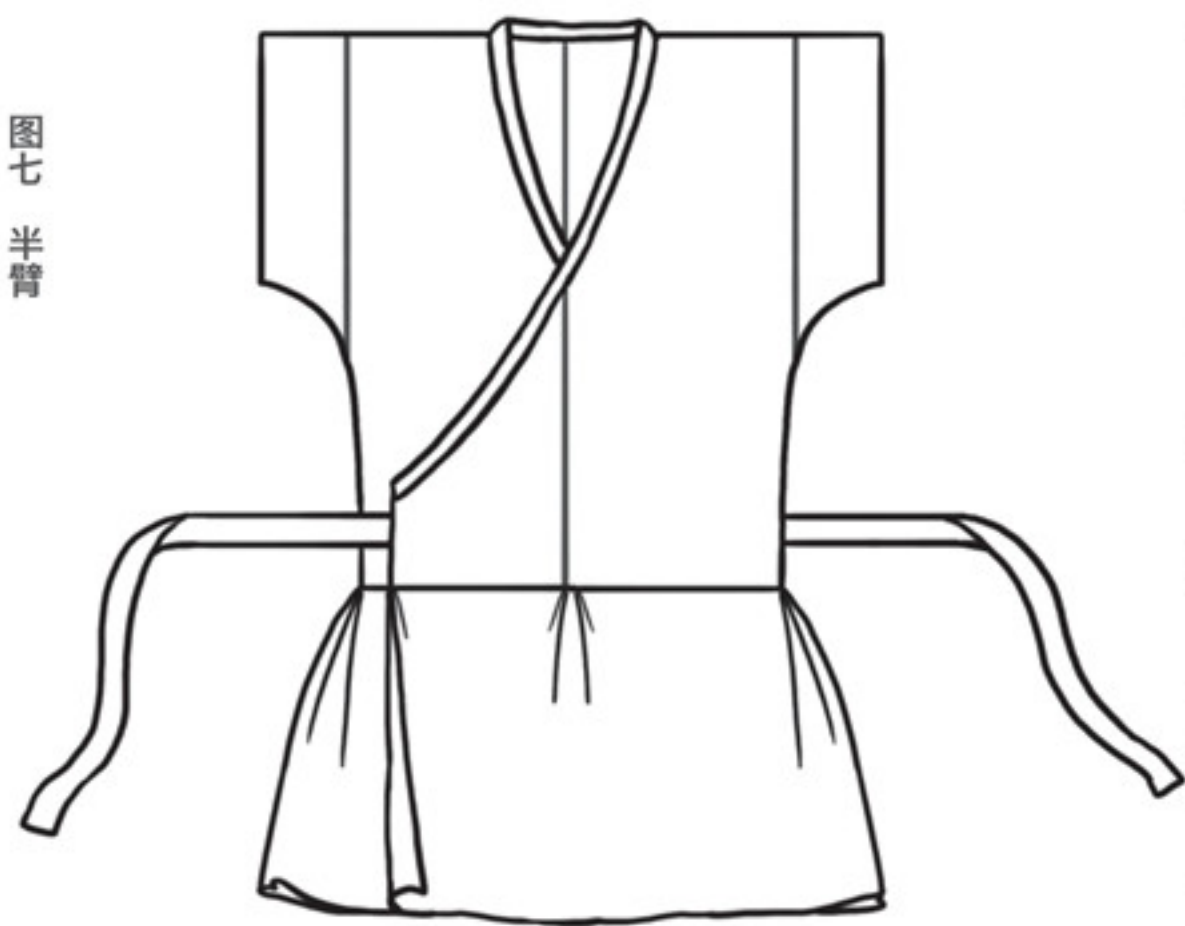
腰」，又正仓院天平宝字八年（七六四年）

文书「半臂叁拾腰，绯地锦身十三腰」。

一六窟所绘之盛唐弥勒经变之「树上生衣」，有男子取袍套着的场景，清晰地描绘了穿在袍内的一件暗红带碧襴的半臂衣（图八）。

除绦、罗外，半臂的面料有时选择比较华丽硬挺者，如文书中大量提及的锦半臂，《通典》所列当时扬州的土贡中即有「半臂锦」一项。《旧唐书·韦坚传》载，天宝二年，陕县尉崔成甫还「白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使华丽的面料半露在外。日本正仓院所藏半臂，花锦身者也占了很大比例，而襴料则多是较柔软的绦、绢。法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一件半臂，便是联珠对鸟纹锦身、青绦襴。穿在袍衫之内的半臂，使男子肩背显得更加挺拔魁梧，大量唐代陶俑、壁画均描绘出了在袍衫之内隐隐鼓起的半臂轮廓。

唐代文书中还常列出「长袖」（图九）这一名目，出现在各种衣物账、雇工契中。唐《四分律行事钞》将其列为僧人不当着的俗人衣物，与袍、衫、袄并列，可见是世俗日常用衣之一。同时也可知，唐代语境中「长袖」一词应特指某款式，而非长袖者均称「长袖」。长袖的量词如半臂一样有时也用「腰」，常常还标出其襴，其色料均与身料相异，如「红绦长袖一，麴尘^八绢兰（襴）」、「青绮夹长袖一，绯丛丝兰（襴）」，其形制应当为带异色腰襴的长袖上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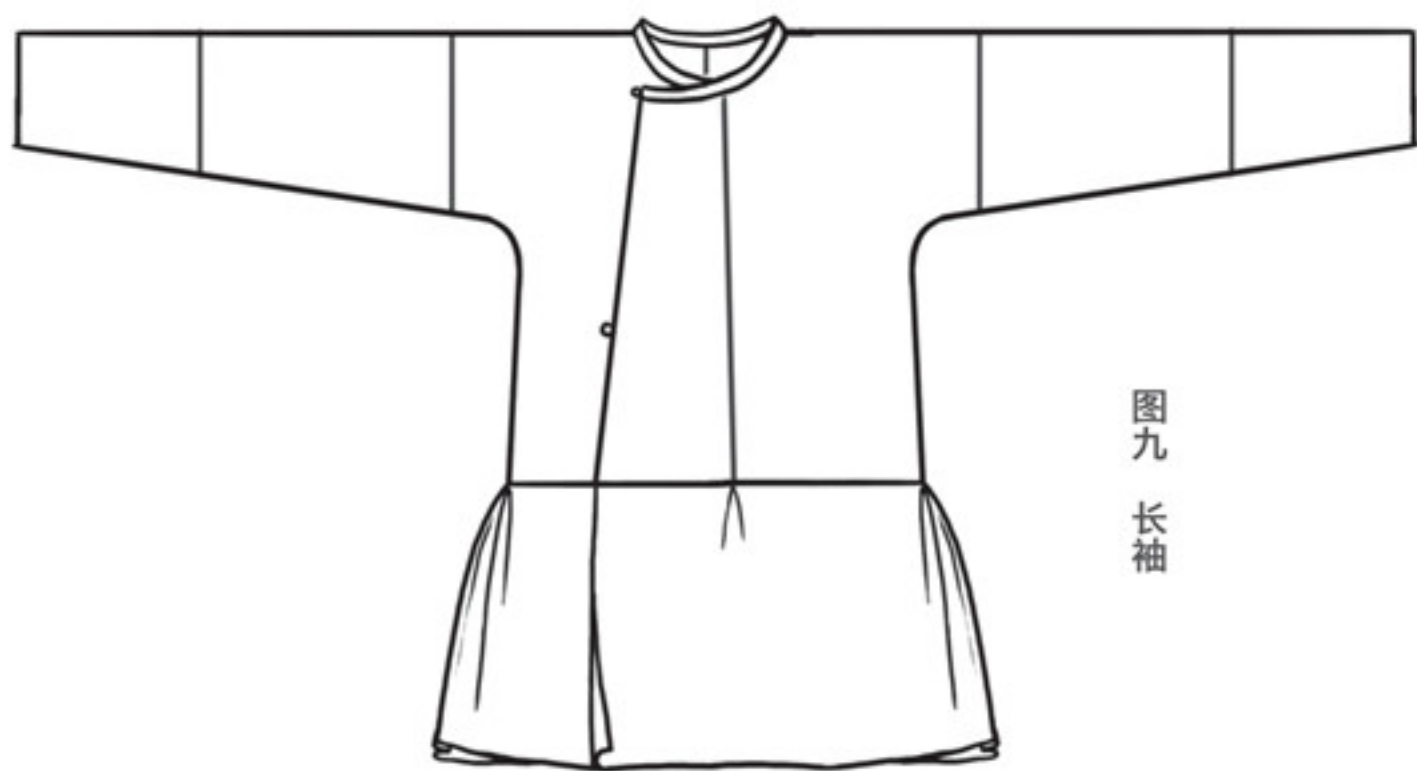


图七 半臂



图八 盛唐 敦煌莫高窟二一六窟北壁（局部）
白袍内暗红带碧襴的半臂衣

八 一种淡灰黄色。



图九 长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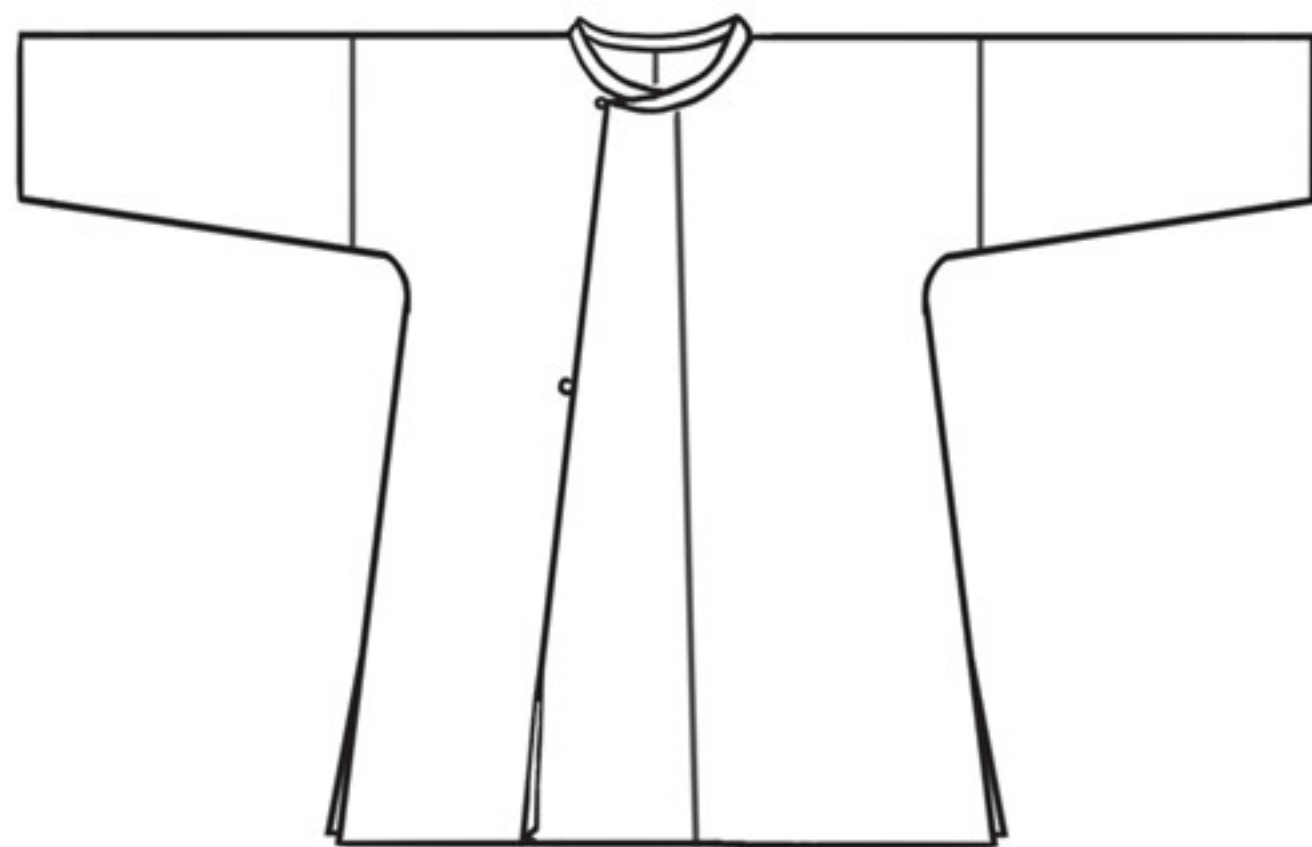
带腰襖的长袖上衣出现的很早，在西北汉晋墓中可见实例。新疆民丰尼雅一号汉晋墓地曾出土一件带腰襖的交领长袖衣，长仅及膝，正好是穿于墓主人的绢汗衫之外、锦袍之中的中层衣。但唐代长袖似多为圆领，中国丝绸博物馆藏有一件唐代上衣，圆领长袖，下接异色襖，应即文献所称「长袖」，正仓院也有同类实物。敦煌壁画偶见穿着翻领带襖长袖短衣的侍童形象。

长袖与半臂，同属袍衫袄之内所穿的带腰襖短上衣。正仓院实物中的腰襖，除开襟外，周身不开衩，但前后左右有若干褶襖，方便活动，衬在开衩的衫袄内，也可遮挡下身裤袴。壁画、陶俑中晚唐大量开衩至腰的外衣形象，开衩处都露出一截打褶下摆，即中层衣之腰襖。

汗衫

半臂、长袖之内，最里层的贴身上衣为「汗衫」^{〔图一〇〕}，因贴身着体吸汗而得名，又称「衬汗」^九、「着体汗衫」、「着体衣」^{一〇}。汗衫自古有之，称泽、羞袒、汗衣、厕褌等，唐颜师古注《汉书》「厕褌」：「近身之小衫，今汗衫也。」不论外衣如何变换，其内定会穿着汗衫，唐代各种衣物记录成套者，均列有汗衫一件。因为是贴身之衣，汗衫的面料也多为白色轻薄丝织物，如白吴绫汗衫、白练汗衫、天净纱汗衫，一般庶人、士兵则用普通的纈、帛、布等。天热时，汗衫也可单穿，《资治通鉴》便提到唐代宗宠信李泌「为之作书院于蓬莱殿侧，上时衣汗衫，蹑屣过之」。

正仓院藏有大量奈良时代的伎乐、工人全套服饰，从名称到样式与唐代常服几无二致，其中有不少衣上墨书题为「汗衫」者，可知其具体形制为圆领单衣，衣长、袖长均较短，与袄子的差异仅在与单、夹、以及面料上。按奈良文书中的衣物发放面料尺寸，标准袄子用料四丈五寸，汗衫用料二丈二寸，为袄子的一半略少。袄子为双层夹衣，所以作为单衣的汗衫长度应当与袄子相当或略短，实物长度也在八九十公分左右，袖长也往往更短。



图一〇 汗衫

^九 见敦煌写本《杂集时用要字·衣服部第二》(S.06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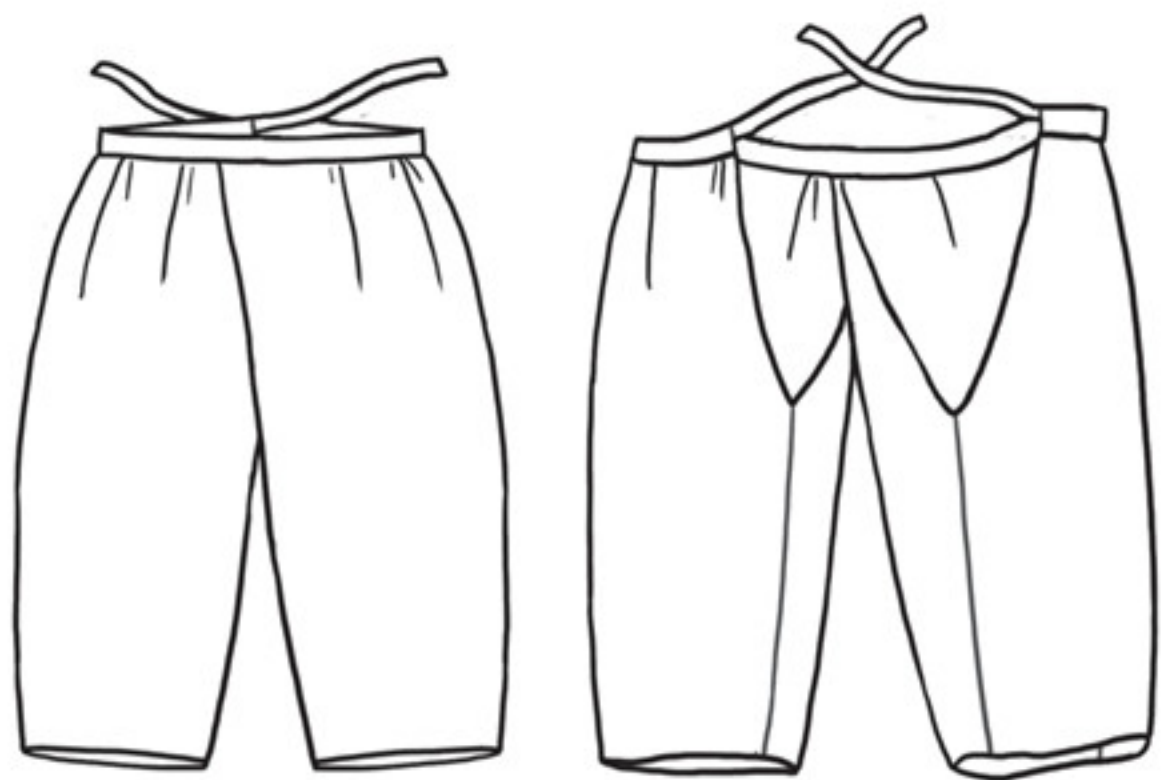
^{一〇} 《敦煌变文·叶净能诗》：「陛下须留一事着体之衣于蜀王殿上。后节度使必遣人搜殿，见此汗衫子，必差人进来。……皇帝遂留少(小)汗衫子一领。」

袴·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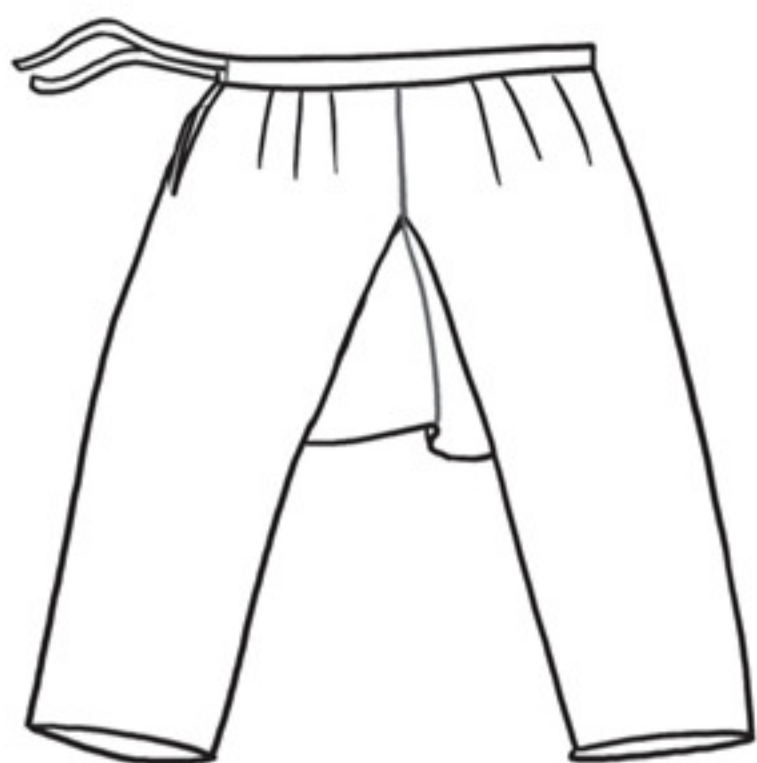
唐人下身所穿的裤，分为「袴」（图二一）和「褌」（图二二、图二三）两种，与今日之「裤」所指不尽相同。初唐颜师古所注《急就篇》之「袴褌」条下说：「袴谓胫衣也，……袴之两股曰襠。合裆谓之褌，最亲身者也。」可见袴是套穿在外，裆不缝合的外裤；褌则是穿在袴内，合裆贴身的里裤。

在唐代完整的衣物清单中，多褌、袴并举，袴有单有夹，褌则主要为单。按奈良文书中的衣料尺寸，单褌用料为夹袴的一半略少，可见长度大略相当。正仓院所藏实物中，裤类可分为开裆和有裆两大类，即分别为袴和褌。阿斯塔那和甘肃花海曾出土开裆锦袴和绣袴，按墓中文书，也均题为「袴」。晚唐五代雇工契中，还大量出现「襁裆」一词，如「春衣一对，汗衫一领、襁裆一耍（腰），皮鞋一两」^二，则指的是一种发放给工人的合裆裤，与褌类似。

二 《癸未年樊再升雇工契》（六四五二背）



图二一 袴



图二二 褌



图二三 唐 白花绫褌
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

男装之层次搭配

以上各种衣物的具体组合使用方法，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大量的衣物清单中窥知一二。唐代户部之下设有金部具体管理服饰的赏赐、发放和面料度量，中央政府遣使出行前，均需对其发放「时服」，这在开元二十六年的《唐六典·尚书户部》中有详尽的记载：

凡时服称一具者，全给之；一副者，减给之。

一具者，春、秋给袍一、绢汗衫一、头巾一、白练袴一、绢襦一、靴一量并毡；夏则以衫代

袍，以单袴代袂袴，余依春、秋；冬则袍加绵一十两，袄子八两，袴六两。

一副者，除袄子、汗衫、襦、头巾、靴，余同上。

唐代成套衣物一般称一具、一副、一对，其内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数量的组成部分，称为「事」，如「一具七事」、「一副四事」等，一具为完整全套，一副或一对则可能有不同程度的减省。根据季节不同，一具时服的组成构件也不尽相同。从上可知，春秋时服的全套衣物为夹袍、汗衫、头巾、夹袴、襦、靴；夏天则把其中的夹衣均易为单衣，为单衫、汗衫、单袴、襦、靴；冬天则在夹衣中加绵，并增加绵袄子一件，为绵袍、绵袄子、绵袴、襦、头巾、靴。减省版的一副，则只包括外衣袍衫、袴各一件，里面所穿的袄子、汗衫、襦，首足的头巾、靴则不再给了。

《六典》所载的时服一具，为相对简易一套装束。在此基础上，往往还加有半臂或长袖一件，作为袍、衫与汗衫之间的中层衣。刘禹锡在贞元十八年（八〇二年）曾撰《代京兆韦尹降诞日进衣》一则，提到进献的「衣一副四事」，「黄折造衫一领、白吴绫汗衫一领、白花罗半臂一领、白花罗袴一腰」，即包括了半臂一领。敦煌某杂字集中罗列的男子衣物，也包括「襦袍、汗衫、袄子、半臂、巾子、幘头、鞋、袜、襦、袴」几种。初唐至盛唐传入日本的常服和伎乐服饰，从名称与形制上与唐制无异，如宝龟十一年（七八〇年）的《西大寺资财流记帐》，其中详细记录的唐乐衣物，一套依次也是「袍、半臂、袄子、汗衫、袴、襦」

各一件，以及靴、履、袜等。甚至到了平安朝的天皇服饰依然如此。平安中期成书的《延喜式》卷第十四「缝殿寮」之「年中御服」，记录了天皇一年四季每个月详细的衣物清单，冬衣由袍、袄子、半臂、汗衫、袴、褌组成（另外，汗衫之内还加了粗作为内衣，袴分表袴和中袴）；夏季则改袍为襦衫，去掉袄子，衣料也有所不同。

若不穿袍衫，袄子、半臂也可以成套使用，《唐摭言》中即有「李廷璧于符中试夜，于铺内偶获袄子半臂一对」，将其称为「一对」。袄子与半臂，均有「加于汗衫之上」^二或着于袍衫之内的记录，可见多作为中层衣物。但两者孰先孰后，则须视情况而定。若把袄子当做外衣，则半臂只能穿于其内。但衣物清单中也常常把袄子列于半臂之后，汗衫之前，则是因为有时需脱去外袍展露半臂，半臂下若直接露出贴身汗衫之袖则不雅，套穿一件面料往往相对华丽的袄子在内，则较美观。敦煌晚唐五代供养人形象，外袍袖口多露出一件花锦袄子的袖缘，观察两侧开衩，锦袄子的摆缘则位于半臂腰襕之下，可见也存在将锦袄子穿于半臂之内的情況。

士兵的冬春衣配置，与一般人基本相近又略有不同。从若干盛唐士兵衣物清单，如《唐天宝九至十载张丰儿等春冬衣装簿》^三中，可知唐代士兵衣物也分春衣和冬衣，每年各发放一次。春衣包括蜀衫、半臂、汗衫、袴奴、单袴、褌、幞头、鞋、袜，冬衣仅长袖（或袄子）、复袴（或绵袴），加在蜀衫内加强保暖。另外还有一件「袴奴」，则是军戎特有服饰，有可能是套在袴外的收口袴，便于行动^三。「袴奴」与士兵额上所系红带「抹额」并称「奴抹」，在唐代还被当做戎服的代称。

至于一般工人农民，其劳作服可能仅包括汗衫和褌（或襖裆）各一件，或者多一件长袖、半臂而已，如前举敦煌雇工契所列。敦煌壁画所见农民也常见如此打扮，不穿袍衫而仅着半臂、汗衫。

综上，唐代日常男装的完整层次，由内之外分别是内层衣汗衫、褌、袜（图二四），中层衣半臂、长袖、袄子，外衣袍、衫、袴。如今日的西服套装一般，里衣可单穿，外衣、中层衣不一定必须全数穿着，但外衣则必有里层衣。除此之外，男服还包括幞头（图二五）、巾子（幞头内衬）（图二六）、接鞣（套裤）（图一七）、臂襦（套袖），以及挂于革带上的各种佩饰，不一而足，略提不谈（图一八）。

^二 《中华古今注》「侍中马周请于汗衫等上

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袄子」、「中单（汗衫）上加半臂以为得礼」。

^三 日本之「衣冠」装束中的「指贯」，原称「奴袴」，一般认为即「袴奴」，便是有带可收口之表袴。

图一四 袜子



图一五 幞头



图一六 巾子



图一七 接鞦



图一八 男服穿戴顺序
髻+汗衫+裤+袜



巾子+半臂或长袖或袄子+袴



幞头+役袍或衫+靴



完成 革带佩件 正面



背面



二 女服

衫子·襦

唐代女性日常穿着长袖上衣，窄袖短身，按唐人习惯应称之为「衫子」。观察各种唐代文书与诗词小说中的服饰词汇，但凡提及日常女装，上衣大多作「衫子」。元稹《白衣裳》云「藕丝衫子柳花裙」，阿斯塔那二〇六墓出土一件《唐质库帐历》，登记有大量普通百姓典当赎回记录，其中涉及女衣者，全数做「衫子」、「衫」，如其中的「故白小绫衫子一，马四娘正月十九日取肆拾伍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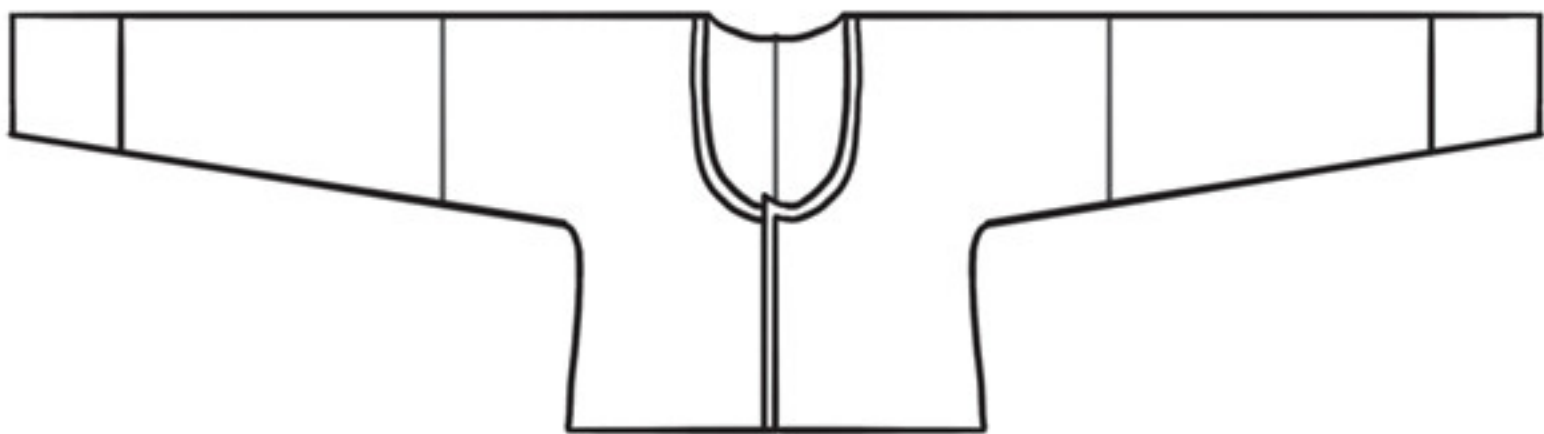
唐代女衫子身长很短，大多不及腰，五代马缟在《中华古今注》中还将其发源附会至秦代，称「始皇元年诏宫人及近侍宫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盖取便于侍奉」，虽不尽可信，但至少可知时人观念中，衫子因身短又可称为「半衣」。衫子袖窄，文物形象多如此，诗词小说中也有提及「红衫窄裹小搯臂」、「窄罗衫子薄罗裙」、「香衫窄袖裁」等。

衫子领式有很多种。从壁画、绢画、陶俑等文物图像上看，有直领对襟、圆领对襟（图一九）、圆交领等等，随流行而变化。引人注目的是，唐代衫子领口往往开得很低，尤其武周开元前后，酥胸半露的形象极多，正如唐诗、曲子中屡屡形容的「淡红衫子掩酥胸」、「胸前如雪脸如花」、「粉胸半掩疑晴雪」、「慢束罗裙半露胸」一样。

作为日常普遍穿着的上衣，衫子的用料十分丰富，以较轻薄柔软的绫、罗、绢、布为主，颜色则紫、绯、红、青、黄、白各色均有，似无禁忌。比如《癸酉年（七九三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中便提到「青绫衫子、青绢衫子、红绢衫子、夹绫衫子、绯绫衫子、帛绢衫子、绯绢衫子、赤黄绢衫子、红罗衫子、紫绢衫子、黄布衫子、红布衫子、白小绫衫子」十数种。衫子的袖端有用异色衣料或华丽的锦绣镶边的，如初唐李思摩墓（图二〇）、段简璧墓壁画所绘（图二一）。时代接近的吐鲁番功德疏中有「紫绡绫袄子一锦襦」，「襦」为袖端，便指此样式。

衫子一般指单衣，冬日天寒时则改用夹衣，此时则称「袄子」^{一四}或「夹衫子」^{一五}。也有将冬日所用短

图一九 衫子（圆领对襟）



^{一四} 敦煌《丑年（八二二）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中罗列其妻阴二娘所遗留衣物，除「袂绿罗裙一腰、红锦袴一、罗衫子一、碧罗皱子一」外，还包括「皂绫袄子」一件。

^{一五} 前举《咸亨三年新妇为阿公录在生功德疏》中记录新妇所施的「肉色绫袂衫子一领」。

绵衣称为「襦」的，《唐六典·尚书刑部》中记录奴婢衣物发放标准，「丁奴、官婢，冬给襦、复袴各一」、「十岁已下，冬男、女各给布襦一」，对应春衣中的「布衫」，不分男女。礼服的构件中也多有「白裙襦」，对应「白裙衫」。

但「襦」一词，在唐代可能更多被用来指代女性的大袖上衣，此概念则需稍加辨明。汉晋时，襦原指相对于袍的短衣，《说文》称「襦，短衣也」，是当时的常用上衣。吐鲁番晋唐古墓所出土从五世纪初的西凉、北凉至高昌国时期的数十件随葬衣物疏，女衣中多包括襦一领，颜色多为紫、绯，面料多为较贵重的锦、绫、罗、绮，恰如《乐府·陌上桑》所云「紫绮为上襦」，当为外衣。此外同时还列有衫、小衫等，则多为白练、白绢等素白面料，显然为着于华丽外襦之下的内衣。同期壁画、实物中多见女性外着阔袖上衣，应即「襦」之所指。



图二〇 唐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年） 陕西礼泉昭陵李思摩墓壁画（局部）持扇女侍图



图二一 唐永徽二年（六五一年） 陕西礼泉昭陵段简璧墓壁画（局部）



图二二 唐乾封二年（六六七年）
陕西礼泉韦贵妃墓壁画（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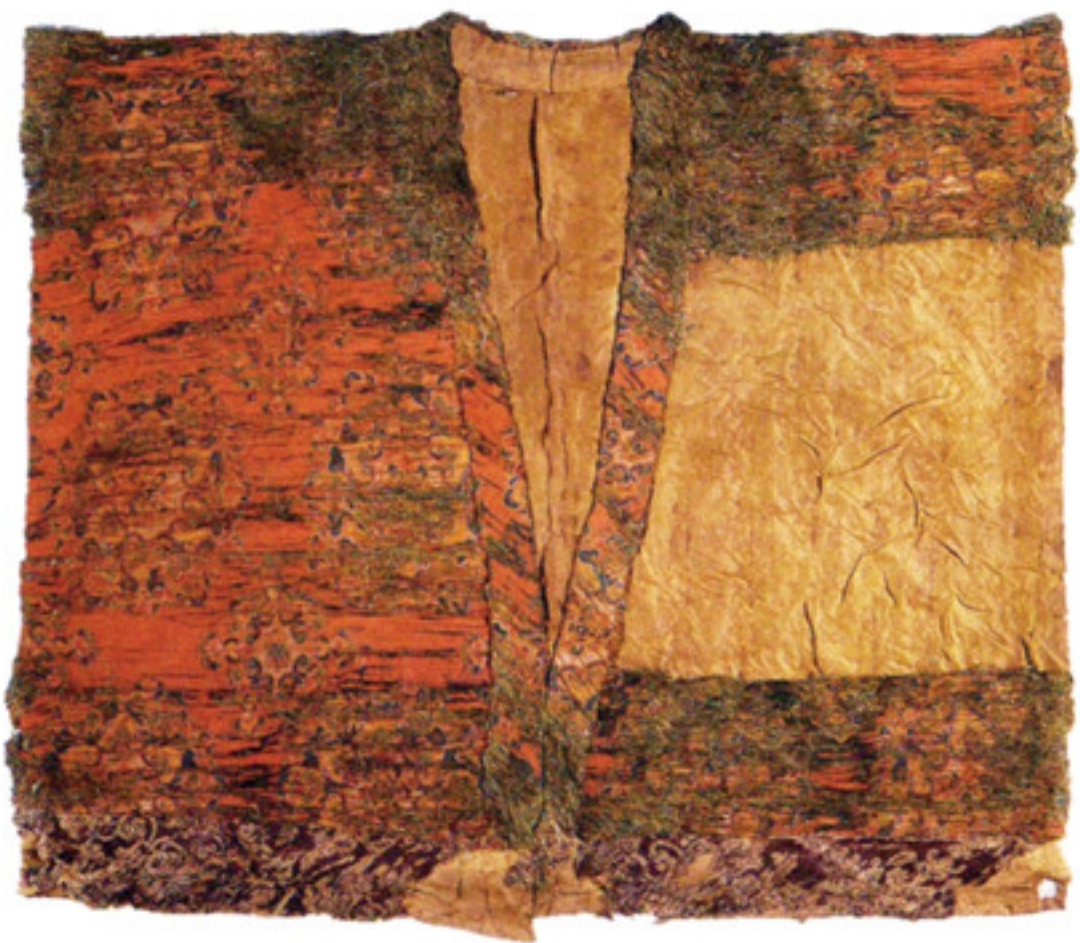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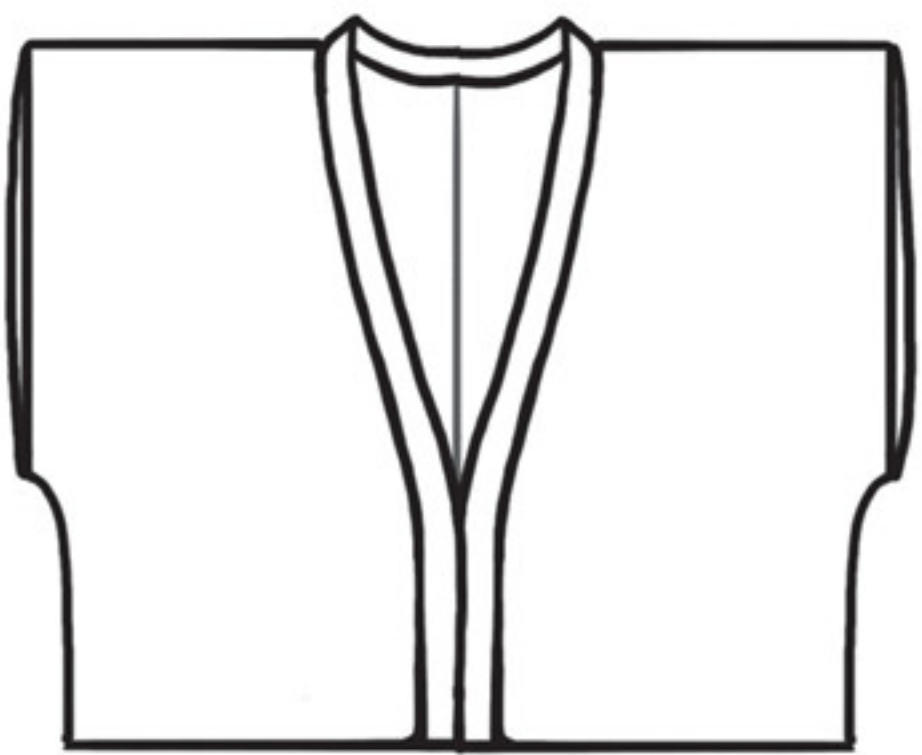
而随后高昌国后期至唐时的衣物疏中，襦裙出现的比例则大幅下降，代之以衫裙、褶裙，原本作为里衣的小袖衫逐渐外穿。这时，魏晋日常使用的襦作为前代服饰则有盛装化、舞装化的倾向（这也是历代日常服功能演变的普遍规律）。唐代文献中的襦，多冠以「大袖」，出现在舞女或宫人礼衣配置中（图二二）。在形容民间比较华丽的盛装、礼装时，往往也会用到「襦」一词，中晚唐尤多。白居易的《和春深二十首》中有「春深嫁女家，紫排襦上雉」，将婚服称之为襦，其上还有象征礼服的「雉」纹。中唐以来社会风气普遍追求华丽奢靡，在小袖衫外往往披宽博之襦，因其过于僭奢，文宗朝还曾特别下诏限定「襦袖不过一尺五寸」，但成效不大。

背子·短袖·半袖

衫子之外，常套有一件短袖或无袖短衣，其领式与衫子一样也有圆领对襟、直领对襟多种，或应称为「背子」(图二三)。其名称以往多认为即「半臂」，但如前所述，半臂特指带襴之交领男衣，女性裙衫外的半袖衣形制则与之不尽相同。而且翻诸各种唐代女衣清单，均不见半臂一词^{一六}。若将视角转向同时期的日本文献，则能找到更为明晰的线索。前举《倭名类聚抄》中有「背子」条，引汉语辞书《辨色立成》云：「背子，形如半臂，无腰襴之袷衣也。」《杨氏汉语抄》云：「背子，妇人表衣，以锦为之。」很明确地指出背子是无腰襴的半臂，以锦制成，作为女性外层衣。相当于晚唐至五代初的观世音寺、广隆寺资财帐中，记录有当时日本伎乐(吴乐)中唯一的女性角色「吴女」服饰，即有背子一项，正仓院藏有一件八世纪前期的「吴女背子」(图二四)，以锦制成，对襟无袖，与同期武周开元间壁画线刻所示仕女「半臂」几无二致。作为自唐朝传入的女服，「背子」被一直保留在日本女正装中，平安时代后甚至改称「唐衣」，至今大略可看出其短袖对襟的原型。

^{一六} 唐代女性的确也穿半臂，不过是在其穿男装、胡服的情况下，不宜混为一谈。

图二三 背子



图二四 吴女背子
日本奈良正仓院藏

《中华古今注》、《事物纪原》中均将背子释为「袖短」者，并云「天宝年中，西川贡五色织成背子」。可见，把唐代用华丽面料制成的女性无袖外衣称作「背子」，较为妥当。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张雄夫妇墓中出土多件武周时代的着衣女俑，窄袖衫子外便多套有一件锦制对襟无袖短衣。新疆博物馆藏有一件征集的无袖短衣，圆领对襟，以锦制成，定名为「北朝锦襦裆」，或即是背子类服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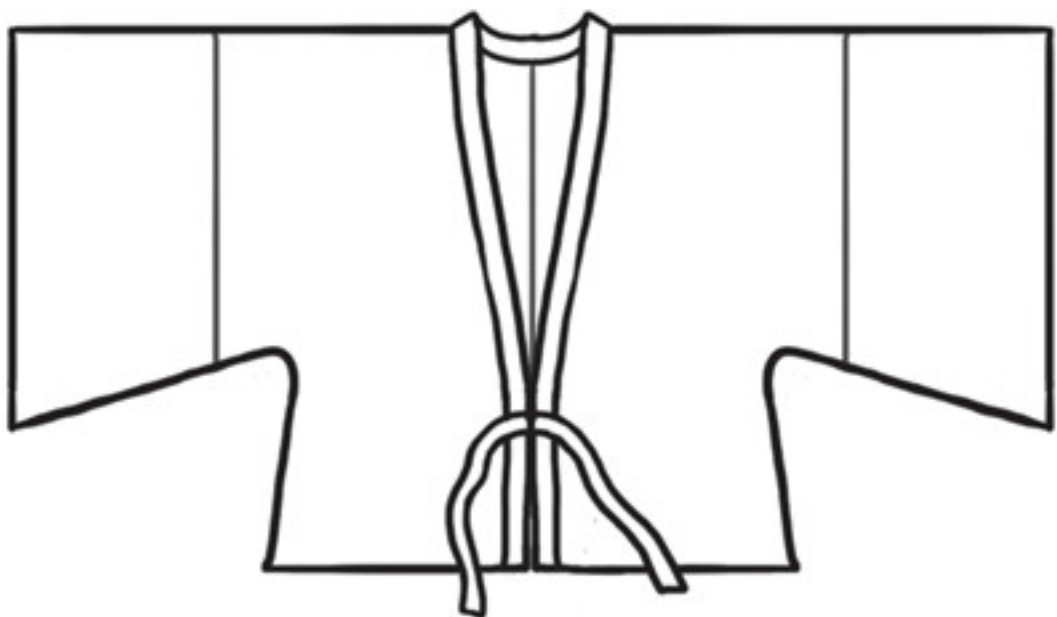
另外，唐代文献中还有「半袖」、「短袖」(图二五)之称。《开元礼》定「女史则半袖裙襦」，唐鲍溶《采莲曲二首》有「夏衫短袖交斜红」，晚唐韩偓有「窄衣短袖蛮锦红」之句，《中华古今注》中也提及「插通草朵子，着短袖衫子」。唐代壁画与陶俑所见，也大致有两种，一种几乎无袖，一种是中袖短袖。若按正仓院实物看，也有可能「背子」指无袖衣，而「半袖」、「短袖」袖长比「背子」略长，或指加于大袖襦外者。

幌子·礼巾

女性衣外还会披挂一条长巾，通常称作「幌子」、「帔」(图二六)，有时也写作「披子」、「被子」^{一七}。幌子的面料常用轻透的纱、罗，如文书中所提「紫银泥罗被(帔)子」、「碧罗幌子」、「绯罗幌子」。阿斯塔那出土多件着衣俑所披幌子，多用杂色菱纹罗，另有一件天青色敷金彩轻容，其上还有金色花朵(图二七)。也有较厚重的夹幌子，如「绿绫袂幌子」、「紫小绫袂幌子」，懿德太子墓壁画中的夹幌子正反两面红绿异色，或许即《霍小玉传》中提到的「红绿幌子」。中晚唐的幌子装饰越发华丽，除了印花、泥金外，还有刺绣、彩绘、夹缬^{一八}、晕裱^{一九}等多种装饰工艺，如「晕绢幌子」、「紫绣幌子」、「黄画罗幌子」等等。

晚唐五代北宋，还常见「礼巾」、「领巾」、「令巾」等词，如「贴金礼巾」、「银泥礼巾」、「白小绫领巾」、「淡绣令巾」，均与裙衫或华丽的礼衣配套出现，同属幌子类服饰，之间或有长短大小之异。幌子的披挂方式有多种，较常见的是一端纽系于胸前，另一端向后绕过肩背，再垂于身前手臂间。比较厚重的幌子还可由后绕向前，在胸前相交，几乎相当于一件上衣，也有一定的御寒作用。也有将轻薄的纱幌子由前往后披挂，两端飘垂于身后。晚唐五代盛装所用幌子极长，其缠绕方式也更为迂回。

图二五 短袖



图二六 幌子



^{一七} 敦煌文书中「被子」有长达一丈七尺者，并与裙、衫成套，可见非指今日棉被之意，而应是幌子的另一写法。
^{一八} 唐代流行的镂空型版双面防染印花技术。
^{一九} 一种多色相间的染织工艺。

裙

唐代裙子的样式有多种，并且随流行而更替。初唐常见魏晋以来流行的间色裙（图二八），其条纹逐渐由粗变细密，色彩丰富，但以大红间以他色为主，正仓院中恰有一件紫绫红縠纈间色裙，便是紫红相间。间色裙之外，有时会罩衣一件透明的薄纱裙，如阿斯塔那张雄夫妇墓所出土的一件着衣俑（图二九），在红黄间裙之外罩了一层青色薄纱，若隐若现，轻易难以发现。有时裙上还会加一条仅及腰腹的短裙，由后往前围，一般还有华丽的缘边，并以间色为多。

同时另有一种单色裙，以多幅面料拼接而成，上窄下宽，或有若干褶裥。据新疆出土几件初唐至开元间的女裙实物，有六幅、八幅、十二幅几种，即文献所提「裙拖六幅潇湘水」、「书破明霞八幅裙」等。裙色有红、绿、紫、黄、青多种，其上还有印花、彩绘各种装饰（图三〇）。文献中红裙的记载尤多，常常被称为「石榴裙」，如武则天名句「开箱验取石榴裙」，以及敦煌曲子词中多次出现的「淡红衫子石榴裙」、「裙生石榴血染罗衫子」。

根据壁画、陶俑所示，初唐裙子的开缝处往往在正前方，可见穿法之一是由后往前围。不少裙子还可看到细肩带，则属吊带裙。值得注意的是，大约武周前后开始，壁画、陶俑中开始大量出现另一种单色裙，裙腰下两侧各开一个衩口，露出其内所穿的细密间裙。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宫人，多作此装束，有时还有一条环绶结带从腰衩内伸出垂下，或在腰衩下端打一花结。而懿德太子墓壁画中有一宫女微微撩起的裙摆下还露出了其内的间裙（图三一）。李商隐有诗云「裙衩芙蓉小」，其「裙衩」不知与之是否有关联。这种穿法一直延续至中晚唐，甚至到五代的王处直墓壁画中还有清晰描绘。



图二七 天青色敷金彩轻容褙子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出土



图二八 间色裙

图二九 唐永昌元年（六八九年）泥头木身着衣女俑
联珠纹锦背子 红黄间裙 绛丝腰带 纱罩裙 黄印花帔子 绿衫子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张雄夫妇墓出土



图三〇 唐长安三年（七〇三年）瑞花纹印花小绢裙
长二一·五厘米 腰宽一一·五厘米
一九七二年吐鲁番阿斯塔纳二二〇号墓出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图三一 唐神龙二年（七〇六年）
陕西乾县懿德太子墓壁画局部



另外，唐代裙子除了裙身外，还包括裙腰、裙带两部分。裙腰往往用华丽的缣丝、锦、绣面料制作，白居易有诗云「裙腰银线压」，法门寺地宫出土一件蹙金绣云纹红罗裙，裙腰处就绣满金缕云纹。敦煌文书中有「白绫裙表一并锦腰紫罗带」，裙身、腰与带三者面料均不相同，晚唐壁画中的女供养人，裙腰多束至胸口，装饰华丽，同样也是三者色料各异。

女装之层次搭配

女装搭配最普通者为裙、衫子各一件成套，即文书中常常提到的「裙衫一对」、「黄绢裙衫一对」、「紫绫夹裙衫一对」。《唐六典》记录的奴婢春衣，即「官婢，春给裙、衫各一……十岁已下女给布衫一、布裙一」。敦煌壁画中的农妇形象，便有仅身着裙衫者。

加上帔子，则是裙、衫、帔三件套，构成唐代女性最基本的日常服饰。唐代小说中描述女性服饰外观，多提及此三样。《玄怪录》「俄使一小童捧箱，内有故青裙、白衫子、绿帔子、绀罗縠绡素，皆非世人之所有。尉妻服之，至成都」。《仙传拾遗·许老翁》中提到唐时益州士曹柳某妻，「黄罗银泥裙，五晕罗银泥衫子，单丝罗红地银泥帔子，盖益都之盛服也」，则是比较华丽的版本。唐传奇《游仙窟》中描写十娘准备入睡时，「施绫帔，解罗裙，脱红衫，去绿袜」，正是完整的脱衣顺序。

如前所述，裙子往往不止一层，而会有笼裙、表裙、衬裙、腰裙等。裙子之内也还应穿袴，《丑年（八二一）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为遗产分割纠纷》提及妻阴二娘衣服，包括「絁绿罗裙一腰、红锦袴一、罗衫子一、碧罗帔子一、皂绫袄子一」，而「后母亡后，又新夹纁罗裙一腰，新白锦袴一腰，新罗衫子一、新罗被子一」，均将锦袴一腰罗列其中。初唐李爽墓墓壁画中的侍女，在长裙之下也露出挑挂在履头的袴口。衫子之内，视情况还有可能会有贴身汗衫、袜肚之类的内衣。

至于背子、半袖、短袖衣，通常加于衫子之上。但也有衬于衫子之内的例子，在开元前后尤多，如开元十五年陕西富平李邕墓壁画，开元十二年金乡县主墓陶俑，均明确地表现了衫子下高高隆起的半袖。

以上是女性春夏衣物情况。至于秋冬寒冷时，则将各件衣物改为夹衣或绵衣，即袄子、夹裙、夹帔子、夹袴，形制并无大差异，李邕墓壁画中的仕女还戴有可能名为「耳衣」的暖耳（图三二），为冬日御寒所用。再搭配各种鞋、履、袜，以及首饰、义髻、冠子、挂饰，便是完整的唐代日常女装了（图三三）。



图三二 唐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年）
陕西富平李邕墓壁画（局部）

图三三 女服穿戴顺序
髻+袜肚或汗衫子+袴+袜



衫子+间色裙



短袖或背子+衩裙+鞋



完成 义髻+首饰+帔子+腰裙正面



完成 背面

